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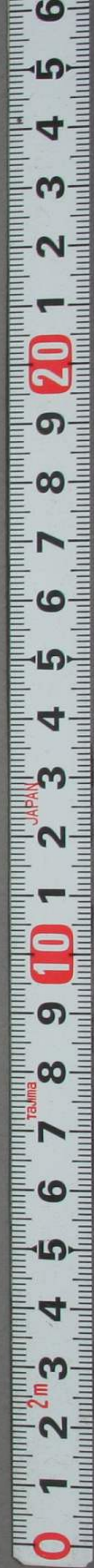
馬杉
繫著

續日本外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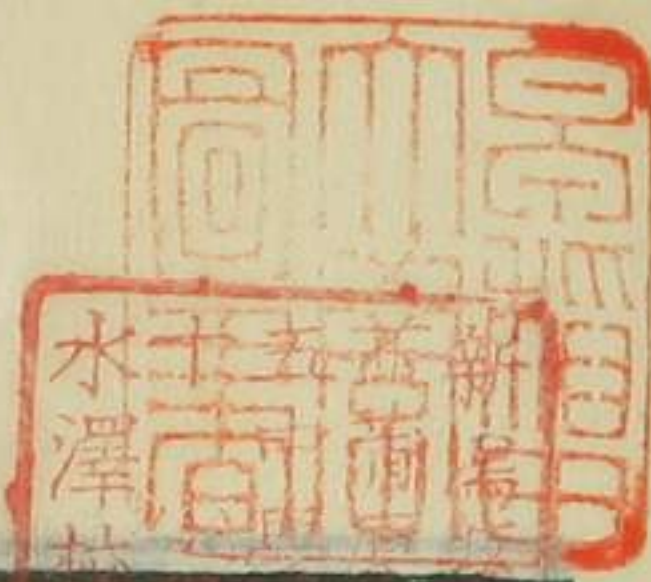
天皇記

八

リ伊5
4537
6-5



門 9 停 5
號 4539
卷 6-5



續內
第 1 卷
區第
字區
水澤
之印

日本外史卷之八

馬杉 繫 著

賴 復 閱

天皇正記

天皇記一

續外史氏曰我赫赫大八洲。基於礮馭盧鳥。礮馭盧
之島。非與衆俱開之。實成於天瓊予。乃我神威之尊
嚴可知矣。而傳之神孫名曰大日本。其土壤靈秀。風
氣淳美。而神孫萬世統御之。凡四夷百蠻。皆仰我末
光。稱曰日出之鄉。乃垂誕於我者。有年於此。其所以

續日本外史 卷八

然者我邦已爲日出之鄉。而陽明正大之氣積爲勇武剛直忠愛之誠。萬古凝如金鐵矣。未嘗易朽摧焉。藤原也。源平也。鎌倉也。室町也。織豐也。德川也。凡人臣之偷國權。肯弄朝憲者。蓋皆大海之涓埃耳。復何足論。終能輝我國威於千載之下。并致今日之盛者。皆我勇武剛直忠愛之誠。因萬古有素焉。由是言之。我邦尚武敬神。仁以愛民。智以明物者。蓋列聖經綸之大端。遵之則天業恢弘。違之則皇化凌夷。汗隆之機。捷於影響。古者朝廷之祭神。天子躬自親之。而其征不逞也。亦天子親臨之。其治民。理物也。明名分。慎

國體。布公道。以勵實効。是天業之所以恢弘。中葉以降。資法海外。佞佛托儒。天子居九重之深。乃敬神征討之道。衰焉。而王公大人。手不知兵也。於是乎尚武之俗。移焉。奢侈日長。聚歛倍克。而愛民之仁亡矣。滯風相競。宮壺不肅。名實錯亂。官失其守。拘格例。脩邊幅。而明物之智。蔽矣。皇化凌夷。國威不振者。職是由之。故英明之君一出。能脩神聖之遺緒。則法度紀綱。翕然俱舉。若光仁桓武。宇多後三條。後醍醐諸帝。或總攬綱紀。或殄滅兇賊。其功或成。或不終。而其成者。必能遵神聖之道也。其不終者。必反之也。孝明帝以

英明之資。夙歎皇化凌夷。將脩神聖之遺緒。三條實
萬。中山忠能。萬里小路正房。嵯峨實愛。大原重德。諸
公推我邦勇武剛直忠愛之誠。以翼贊帝之英志焉。
於是乎。朝憲國威俱張。法度紀綱翕然並舉也。因叙
天皇記。使人知我王政興隆之有素也矣。

我天皇陛下。出於天照大神。大神居高天原。以照臨
下土。其五世神武天皇。以英毅資。百戰不撓。自日向
進討東北。允萬平之。乃併八大洲。子孫統御之。至今
百二十餘世。稱曰大日本帝國。天保二年六月。孝
明天皇生。諱統仁。仁孝天皇第四子。母新待賢門院。

正親町氏。弘化三年正月。仁孝天皇崩。二月。孝明天
皇踐祚。時年十六。四年九月。即帝位。鷹司政通。關白
太政大臣。二條齊信。左大臣。九條尚忠。右大臣。近衛
忠熙。內大臣。如故。十二月。右大臣九條尚忠女。夙子
入。爲女御。尋進。准后。嘉永五年九月。第一皇子睦仁
生。稱祐宮。母中山氏。大納言忠能女。名慶子。稱新宰
相。局。六年。米國使節航到。相摸浦賀。乞和親。帝聞之。
宸憂不已。勅伊勢以下七廟。及七寺祈寧。謚。七年。米
使帥軍艦七艘。再到。征夷將軍家定。驚悸。不經奏可。
恣締和親貿易條約。帝聞之。竊怒幕府專斷。而未發

之。做弘安元寇故事。勅慈性法親王。祈其退斥。當是時。東北諸州地震。百穀不登。皇宮罹災。帝益憂懼。詔改其嘉永七年。曰安政元年。是歲十二月。下詔於四方。毀梵鐘佛具屬虛器者。鑄造大小砲礮。以備海防。一年。延曆寬永。增上等諸寺僧侶。上書哀訴。曰。竊聞近歲洋夷。屢窺邊海。事情難測。天皇為憂苦。乃令諸寺院毀梵鐘。鑄造砲礮。以備海防。某等伏惟。夷虜猖獗。凌蔑皇國。國家之患。無甚於此。雖緇流僧侶。無不為之。搥腕切齒者。且僧侶自古職在禱攘妖氛。正修某法之所護。盡某力之所致。以答國家。若梵鐘則雖

寺院不可欠什器。苟為國家有所用。則無所顧惜焉。然寺院屬僧侶。而其實非僧侶之有。闔寺法器鐘磬。皆擅越所寄與。擅越所護持。非僧侶所得。而恣也。故鑄一鐘。造一器。或為父祖懷追孝之志。或為愛兒祈冥後之福。不顧其身之凍餓。賣衣減食。以助其鑄造。是以一器一鐘。皆千心萬魂所寓也。而今將毀壞之。雖僧侶盡力極口喻之。賤陋頑愚之民。不能知國家深慮。而頑民或痛惋悲惜。不翅恨現住僧侶。亦將移恨於他矣。頑陋之難喻如此。而或將言獨取我。儕盡心力之物。以造殺人凶器也。強喻之。則恐致紛擾。

矣。蓋民心之所歸依。信有不可動者。於是乎。聖主明公。亦以佛教爲人心懷柔之助矣。所謂懷柔人心者。在今日最不可忽也。而毀鐘之事。恐非懷柔人心之助矣。且夫寺院之設。遍於天下。而宏壯富有者寡。而蕭寂窮乏者。十之八九。未必寺寺院具梵鐘。雖盡數而取之。未足以爲大益也。而爲毀天下之梵鐘。則其名大。而。其所得甚少。所得少。則不足以助國用也。其名大。則足以驚人心也。况乎。賤陋頑愚者多。而智識聰明者少焉。某等所以爲難喻者。非乎。伏惟。課天下寺院。換梵鐘。以金幣。則贍國家急務也。大矣。願諒

察之。書入。朝議然之。詔罷毀鐘。而外事日切迫。三年十二月。幕使林大學頭。及日付津田半三郎等。西上。就傳奏東防城聰長。廣橋光成。請奏外事。聰長。光成。稟之。關白九條尚忠。前關白鷹司政通。尚忠。政通。沮之。曰。外事太重大矣。而幕府遣小吏奏之。何凌朝廷之甚。聰長。光成。懼。乃傳旨於大學頭。四年正月。老中堀田正睦。詣京師。乃詳悉外事。以聞。二月。尚忠。政通。奉獻旨使聰長。光成。齎書。就正睦。旅舍傳之。曰。方今所奏條件。闔國人心之所係焉。天皇欲親採三親藩。及諸侯意見。以處事。將軍其徵之以奏。正睦。缺望。乃

請少更書辭。聰長然之。是日入朝。與諸卿議。大納言久我建通前曰。是書也。雖出關白命。即詔旨也。不可更焉。聰長語塞。因報廷議。正睦。正睦遂奉旨。致詔書於江戶。三月。家定使正睦奏曰。朝議允當焉。然不聽外使所請。則必生禍害。臣家定雖無似。謹制人心。向背。以答國家。願勿煩宸衷。帝益憂苦。大納言中山忠能。正親町實德。正親町三條實愛。參議八條隆祐。中院通富。橋本實麗。野宮定功等。聞之上。疏請徵諸藩意見。而後決事。詔召關白及諸大臣議之。近衛忠熙三條實萬。不朝。使右大臣鷹司輔熙。大納言二條齊

敬。特命召之。忠熙實萬入朝。議乃定焉。因草詔書。示諸公卿。詔書有外國事件。一依賴幕府之語。公卿多非之。前內大臣德大寺公純輒曰。此語適時宜。勿復非之。群卿默然。無肯議之者。忠能進謂公純曰。主上素憂祖宗神慮。人民向背如何。然而勅語如此。則舉朝無人也。公等何不思之。權大納言万里小路正房亦曰。衆以外交爲不可。臣等不欲枉衆心。納媚幕府也。諸卿以爲如何。衆應聲贊正房議。關白尚忠猶執前議。忠能等不服。詰且上疏請更詔案。實愛亦與公卿八十餘人。俱詣尚忠第。請之。禁闕騷然。事達天聽。

帝乃嘉納忠能等直言下詔更詔案初井伊直弼臣
長野主膳竊入京師爲幕府謀朝旨變更主膳素與
尚忠臣島田左近善因與左近說尚忠以利尚忠心
動遂及之云是月二十日詔召正睦正睦與所司代
本多忠民入朝尚忠忠熙輔熙實萬公純建通忠能
正房光成實愛中納言防城俊克大藏卿裏松泰光
等羅列忠能傳勅旨於正睦曰外國事件寔係國家
安危對天祖以降歷朝宸憂殊不淺且廢家康遺法
以結外交恐難保其永全况如下田條約夷虜暴慢
事情不測協從允之則國威不振於是將軍宜與群

侯議以副敵旨正睦拜命而退二十三日正睦入朝
請旨曰夷虜頗猖獗及羣議未決兵艦逼我則寬猛
何以處之詔曰外交不可結也條約不可允也夷虜
若闕隙則將軍可出征焉正睦大驚然不得復爭之
四月將東歸詔曰井伊直弼出兵護京師而其備不
完宜命大藩嚴伊勢大廟及京師守備正睦奉命而
東六月遣公純於伊勢大廟實愛於賀茂廟忠能於
男山廟祈外患掃攘於是四方唱攘夷者漸多是月
幕府爲魯米二使所逼私定互市規約十四條正睦
以下諸老連著作書授魯米二使尋致書光成正房

曰幕府欲徵三親藩及列侯意見有所大議何圖外使來逼甚急若拒之則必蹈清國覆轍故欲先奏狀而後決焉外使不聽將軍憂慮乃參觀宇內形勢締條約救其危急也如我內國鎮護將軍謹制之策以安宸衷耳請勿復為念書入舉朝驚愕皆曰幕府不待勅裁恣締條約其蔑朝廷至此乎帝亦宸怒詔召三親藩及大老井伊直弼等家定不奉命八月老中間部詮勝入京師奏外國締約狀當是時直弼竊結尚忠以謀朝旨變更忠熙輔熙實萬齊敬及有栖川職仁親王青蓮院尊融法親王大納言一條忠香等

憤之欲奏請罷尚忠而議未協帝已怒幕府違勅意乃讓詮勝曰嚮徵列藩意見豈帝一再次而幕議遷延以致今日是無天勅也况外事大重大有司已締約授信書於外使而後聞焉君臣稟行之義何在幕府行政如此其疏放也故公武合議欲一其體制特詔召三家及大老則曰尾水越皆有罪不得應勅也朕雖未審其罪狀當外事太急斥親藩是自剪羽翼也朝廷所以徵三親藩者不獨外事欲協合公武以安萬姓也汝儕速傳勅意於四方協心戮力折衝禦侮濟世安民可以答國家詮勝悚懼傳命直弼直弼

續日本外史 卷八
謂忠熙等所爲也。是月家定薨。宰相家茂紹職。九月。忠熙以下。親王公卿以事所中。尚忠乃奏請。幽忠熙。輔熙。實萬。建通。忠香。齊敬。忠能。德川。齊昭。慶篤。慶喜。慶勝。慶永。及尊融。法親王等。直弼亦下命。執中山備前守。安島帶刀。鮎澤伊太夫。茅根伊豫人。鶺飼吉左衛門。及其子幸吉。小林民部權大輔。高橋兵部權大輔。春日讚岐守。森寺因幡守。森寺若狹守。丹羽豐前守。若松木工頭。山科出雲寺。藤井但馬守。成就院權僧都。飯田左馬。三國大學。兼田伊織。入江雅樂。伊丹藏人。山田勘解由。富田織部。橋本左內。飯泉喜內。日

向部伊三次守喜田一蕙。梅田源次郎。賴三樹三郎等。竊佐朝議者。三十餘人。由是京師江戶騷然。至明年幕府裁其罪。頗極慘酷。世人比之。明氏東林之禍。然帝銳意。日夜策攘夷。詮勝因奏曰。主上欲絕外夷。衆亦然之。而非朝廷幕府合體。則事不可行也。願少緩之。帝制可。七年三月。詔改安政。曰。萬延元年。蓋以外患切迫。災異荐至也。八月。家茂使其老婢姉小路氏。橋本氏來請。尚皇妹親子。親子稱和宮。既約。適有栖川巖仁親王。以故弗允。橋本氏固請不止。老中安藤信正等亦致書奏請。曰。近來國民不協和。是以不

能舉膺懲之師也。若夫降嫁皇妹於將軍。則公武一
和戮天下力。以掃攘外夷。又奏曰。十年內必攘外夷。
願賜皇妹。以尚家茂。帝乃與家茂及幕府諸老。制攘
夷約。允親子降嫁。九月。以皇子睦仁拜親王。立爲儲
嗣。二年。以當其革命歲。詔改萬延曰文久元年。四月
以親子補內親王。十月。親子內親王東下。忠能實麗
少將岩倉具視。少將千種有文。中務大輔富小路敬
直。及生母橋本氏。典侍庭田氏。幕府老婢姉小路氏
橋本氏。清水谷氏等。扈從。二年正月。家茂奏請增尚
忠。俊克。光成以下。公卿十九人。家祿當是時。四方激

徒聚京攝間。盛唱尊王攘夷。惡尚忠等納媚幕府。極
其勢利。竊說忠熙。輔熙等。請斥尚忠。所司代酒井忠
義聞之。發吏追捕。激徒逃散。多走鎮西。四月。島
津久光入京師。激徒追隨。至大阪。將戮忠義等。屠二
條城。舉尊攘師。久光慰諭止之。激徒不納。京攝間復
騷然。帝憂之。勅久光護京師。詔召毛利元德。山內豐
範。五月。元德入京師。是月。以宰相大原重德陞左衛
門督。命與久光赴江戶。誚幕吏。遂巡不奉勅。曰。朕惟
方今夷狄猖獗。幕吏失措。置天下騷然。萬民將墜塗
炭。朕深憂之。仰耻祖宗。俯愧蒼生。而幕吏奏近來國

民不協和。是以不能舉膺懲之師。願降嫁皇妹於大樹。則公武一和。而天下戮力。以掃攘夷狄。故許其所請焉。已而幕吏連署曰。十年內。必攘夷戎。朕甚喜之。抽誠祈神。以待其成功。昨臘和宮入關東也。使千種少將。岩倉少將。諭天下大赦之事。且告曰。國政仍舊。大概委於關東。然至如外交。則我國一大重事也。係其國體者。咸問朕而後定焉。或使二三外藩臣預聞。外夷處置。幕吏云。宸意甚重大。難遽奉行。請暫猶豫。既而有列藩獻謀議者。如薩長二藩。殊親來奏事。且山陽南海鎮西之士。既蜂起。密奏云。幕吏奸徒日多。

正議委地而茂王家。睦夷戎。物貨濫出。國用之耗。萬民困弊之極。殆至矣。而遂受夷戎統轄。也可知矣。其舉旌旗。奉鸞輿於函嶺。誅幕府奸吏。又云。除太平游惰之弊。誅京師奸徒。又曰。朝廷直下。攘夷令於五畿七道。諸藩以震皇威於海外。如其衆議。畢竟雖出於忠誠憂國之至情。事甚激烈。便諭薩長二藩鎮歷之。且召幕老久世廣周。徃復歷日未告。唯諾而先行。昨臘所諭之大赦。夫將軍猶弱。何失之有。蓋幕吏因循偷安。施行失術。如此則國家傾覆。可立而待也。朕日憂懼焉。所謂偷一日之安。忘百年之憂者。聖賢遺訓。

續日本外史 卷八
永可鑒矣。意內修文德，外戒武備，以要奏攘夷功於
是。欲斟酌衆議，使德川興祖先功業，張天下綱紀，因
策三事，乃撰三事之一，可以舉行焉。其一曰：將軍
率侯伯入朝議治安，上慰列聖神慮，下從義臣歸嚮，
啓萬民和育，基可以比天下於泰山，安其二曰：依豐
太閤故事，使沿海大藩五國稱五大老，咨決國政，議
防禦術，則環海武備整嚴，必有掃攘夷戎功。其三
曰：使一橋刑部卿佐將軍補越前前中將，大老職舉
幕府內外政，勿以受左社辱，是衆人之所望。朕意亦
與之不違，是故下使於關東，周詢群臣，群臣無所忌

憚，各啓沃心丹，可以奏讜言。家茂奉命，黜久世廣周，
酒井忠義等將入朝，謝專橫罪，列侯亦多慙，慙之六
月，詔罷關白尚忠，以忠熙代之。七月，有人殺尚忠，臣
宇鄉玄蕃頭，島田左兵衛權大尉，以梟二人首於賀
茂川。大尉美濃人，幼喪父，落魄流離，從母入京師，爲
僧某所育，稍長，爲島田某贅婿，給仕尚忠，稱左近，性
狡黠，受井伊直弼、安藤信正等內旨，周旋百方，直弼
信正等贈賄左近幾萬金，左近竊與尚忠重臣玄蕃
頭謀，遂使尚忠失其輕重，至是遭禍害。八月，詔幽建
通忠能實愛及宰相久世通熙等，削具視，有文敬直

續日本外史 卷八
官爵放之洛外。而黜官嬪。今城堀川二氏皆坐其接幕府失當也。是月山內豐範入京師。詔同島津毛利二氏入朝議攘夷策。先是內大臣三條實萬中納言德川齊昭痛國威不振。人民殆陷。塗炭屢奏。讜言以謀其挽回。而為幕吏所忌。屏居度歲月。終吞冤而薨。至是帝追悼其忠純。詔贈實萬右大臣。齊昭大納言。帝又謂幕吏失措置。不一再。乃欲遣使讓之。毛利元德奏曰。臣先往說幕府以安宸衷。帝嘉納之。詔遣元德於江戶。十月後醍醐帝芳野山陵震動破裂。是時西南諸侯入京師者八十餘人。上疏請勤王事。獨修

理大夫中川久昭將東下。會過伏水。尊融親王使人責之曰。當今時西南諸藩爭先入京師。子獨背之。何也。久昭答曰。吾知奉幕命赴江戶矣。未知棄幕命勤王事也。尊融怒。將發兵。要久昭於伏水。久昭恃懼入京師謝罪。上疏請勤王事。帝不問。久昭罪命。護禁闕已。而召中納言三條實美。少將姊小路公知。土佐守山內豐範等於簾下。賜勅諭曰。朕聞自聖賢不在位。未能必保內外也。元和寬永以還。將士慣太平。二百餘年。游惰為風。輒忘武備矣。卒然當外夷來逼。不能制之。嘉永癸丑甲寅之際。有司殊失制御之術。事頗

多摸稜。是以夷虜不知所懼。屢來請締條約通互市。幕府逡巡不能拒。其無饜要請。臨如此大事。屢以旗下小吏奏狀焉。朕知其誣罔斥之。於是乎幕老堀田正睦及二三小吏來稟事情。切請開港而不止也。夫夷狄之毀俗紊禮。以害於中國。千古不可勝數矣。一旦親狎則赫赫神州。陷腥膻域。神威陸沈。使斯民破忠孝義烈之風也。必矣。當朕在位之日。或缺金甌。則何以謝先皇在天之神靈。是朕之所以憂懼也。因苦慮焦思。詔詢之群臣。皆奏外夷不可親之狀。列藩亦有上疏陳不可者。乃勅將軍徵群議。何圖幕吏不奉

勅。疣贅視朕。勅意雖朕意怒之。思德川累世功業不肯輕出於言外。徒憂國威衰頹。日夜不能安寢食。群臣時視憂露於色。奮然奏狀以贊朕意者十八人。其意忠誠。其言亦正義真實。朕甚喜之。何圖奸臣在朝。揚言曰。朕若不從幕府所請。則必有承久元弘之變。朕益焦苦意。縱令為武臣所遷。蒙海島塵。亦豈可以一身易祖宗社稷哉。乃申明前令。使正睦東歸。遣使三大廟祈踏弘安先蹤。全國體保人民。當是時幕吏不待朕令。既締外國條約。許通交通商。以片紙奏云。時勢切迫。事出於不得已。朕雖殊怒其侮慢無禮。未

續日本外史 卷八
輒譴責之。將召三家及大老。訊亂幕意。幕吏謀知朕意。以事錮尾水越。及二三藩主。囚其臣屬。以塞朕意。無幾將軍家定棄世。嗣子家茂猶幼。衆人危懼焉。雖然朕不肯論其長幼。任家茂以重職。姑視幕吏所爲。當時幕吏柔惰而逞自己威福。未曾顧國情如何。恣結親昵於夷虜。以排斥正議。徒其積鬱之氣。激生奇變。外夷乘其間。以因緣巧利。朕深憂之。乃下特命於德川齊昭。使之與大小諸侯輔佐幕府。除奸吏。攘黠虜。以副天下億兆之望。於是乎懼責及其身。東西奸吏謀合。不可言陰謀。使間部詮勝縛收議者。終幽親

王大。臣以屈撓朕意。詮勝奏云。嚮締外國條約者。係先官堀田正睦所爲矣。非方今有司所與知也。而破條約。止通市。則何以示信於外國。外國亦必激怒。恐生不測之變。今也環海守備不完。且大奸在內。一朝受外患。則內憂必乘之。寔係國家存亡之秋。伏願假罪於臣。詮勝姑允幕府申請。則未出數年。必回復神州之正氣。以掃絕夷虜。朕熟思詮勝所奏。姑觀天下大勢。無幾浪士刺井伊直弼。雖其所爲似暴慢。要之在憂外夷跋扈。以死諫幕府。且如殺英人。襲英館。等。其意皆基於此。而外夷益強。梁如對州之難。豆州

續日本外史 卷八
之亂。及自兵庫陸行至江戶。海岸測量。殿山借與類
朕屢下勅。幕府諭其不可。幕吏乃奏云。是皆一時之
權宜。而浪華開港延期之術策也。又奏請云。天下不
協同。則難以掃絕外夷。故尚和宮於將軍。以示公武
一和於天下也。不然則奸猾隔絕。公武攘夷之功。終
至不可奏也。朕謂和宮係先帝遺愛。且移皇女於百
有餘里外。以尚武臣。古所未曾有也。然幕吏陳述內
外事情。切請垂憐。而不止。朕意實雖不忍。亦難以易
祖宗天下焉。則斷然決意。聽其所請。將軍乃奏云。速
充實環海武備。不出十年。必掃攘外夷。幕老亦連署。

奏上。皆請奉朕命意。因使和宮東下。以尚將軍。何圖
浪士復刺安藤信正。蓋與往日刺直弼者。意皆出於
一。而其視死如歸。可謂義勇士也。嗚呼。使此輩少伸
其所憤鬱。諭以丁寧誠實。姑儲其勇氣。應異時非常
之變用。以衝堅挫銳。則其成功必有大可觀者。幕府
不著意於此。日夜搜索其餘黨。是徒構怨於天下也。
於事蓋無益焉。况以威力制天下。激生大變。將軍幼
弱。非幕吏以忠實懇篤。副億兆之望。安得挽回衰運。
是朕日夜所憂慮也。自往年奉幣三大廟以來。晨夕
禱請神祇。以期天下清平。且去年改元。與天下更始。

一新釋親王公卿及二三藩主幽屏解連坐士民囚獄其生存者扶持之其死亡者吊祭之天下同心武備充實而後可諭夷虜以國情斷然謝絕焉彼若不服則舉海內全力興齊懲師攻守應其機不失則庶幾乎恢復神州之正氣也矣而幕議不出於此因循姑息屈膝陷夷虜術中印度覆轍殷監不遠也是故十年內幕府不舉齊懲師則朕踏神武神功之遺蹤帥公卿百官及天下牧伯親征夷虜耳汝等體之往諭幕府以副朕意實美公知豐範等感泣奉勅是時毛利元德在江戶奉勅策攘夷十一月實美與公知

豐範東下詣幕府宣勅曰將軍應除舊弊理革政體以安宸衷也且下教諸藩可速奏攘夷功矣是時家茂猶幼未解事理舉以委諸老吏則無攘夷之意然朝命至重肯奉勅於是幕老憂苦使人就實美公知說攘夷至難之狀實美等却之元德豐範等亦諭幕老懇到切實議遂定十二月實美以下還京師松平容保尋入京師三年正月近衛忠熙罷關白而內覽如故以鷹司輔熙為關白二月使尊融法親王蓄髮尊融避嫌未輒奉詔幕府諸老連署奏請幽左衛門督大原重德重德往日與島津久光奉勅赴江戶久

光從兵怒，英人橫暴，捕殺之。於是英國使節微，其償金太急，重德坐之。云侍從裏辻公愛亦引罪而屏居。大納言正親町實德中納言三條西季知大藏卿豐岡隨資等詣關白，第促攘夷期。肥後人轟武平長門人久坂義助亦詣關白，第建言曰：請淘汰國事局議員，不論公卿士庶，舉賢明當之。且曰：不點慶喜慶永，則終難奏攘夷功。關白輔熙報之。中納言一橋慶喜以促攘夷期，慶喜與容保慶永俱對曰：待將軍入朝而後議矣。先是朝廷置國事局，以公卿有名望者為議員，而其撰未盡精覈，以故平人論之。於是詔徵筑

前人平野次郎督局事，使藩士及處士有卓識者入議國事。時幕府若年寄小笠原長行在京師，廿日詣姊小路公知，第談及攘夷。公知誘以甘言，長行輒語幕府陰事，已而悔之。竊圖公知，公知未之察。會各國使節航到橫濱，議薩人殺英人罪，帝聞之，詔急施拒絕策。於是島津毛利山內諸氏以下在京，諸侯多就國，嚴環海守備。三月家茂入朝，慶喜等以為頻年幕吏失政，刑不少，天皇宸怒，列侯亦多不服。於是幕府累世功業，恐墜焉。乃及家茂未入京師，入朝奏曰：近時物議紛紜，臣等深憂之。請德川祖業依舊委家茂

續白文外列 卷八
帝制可。乃勅曰。汝等與家茂。宜勵精圖治。以掃攘外
患矣。慶喜拜謝而退。由是家茂名望稍定。是月天皇
幸下上。賀茂廟。親祈外患掃攘。家茂率諸侯扈從。詔
課諸侯。每萬石。貢兵各一人。以當親兵。家茂奉命。當
是時。英人逼幕府。徵薩人償金。益急。東人內顧。勸家
茂東歸。詔曰。英人來寇。或不待期限也。宜使後見慶
喜。總裁慶永。東下攘外寇。東人聞之。益危懼。帝乃見
家茂。曰。業已委機務。當在京師。以指揮諸侯也。德川
慶勝。松平容保等。請從朝旨。家茂遂奉詔。慶永察事
體至難。稱病不朝。遂不辭而去。朝議謂之。命幽越前。

尋罷。忠熙內覽。四月。天皇幸男山廟。欲親授攘夷節
刀。於家茂。家茂稱病不扈。時有流言。前侍從中山忠
光。糾合西南浪士。以舉事。慶喜曰。將軍不可乘危也。
僕請代之。乃扈。鳳駕至淀城。或曰。浪士潛匿男山。以
圖家茂。及慶喜。慶喜惶惧。俄逃歸京師。乃奏曰。途而
病發焉。四方志士聞之。嘆曰。東將畏情不足。俱策攘
夷矣。乃上書請。天皇親征。親兵亦請為之。先鋒朝廷
慰籍之。初。實美管理親兵。專議親征。詔以五月十日。
為鎖港攘夷期。以布告海內。命諸藩益嚴其兵備。幕
府諸老不奉詔。贈償金於英人。以全其交誼。幕老皆

謂親征議起。係毛利氏所懲。憑也。容囑米國軍艦。巖
長門赤馬關。長門人擊却之。詔賞毛利氏果斷。五月。
家茂自大坂還京師。鎖港期已過。大納言野宮定功。
中納言飛鳥井雅典傳勅。讓幕議遷延。先是慶喜奉
勅東下。專策鎖港攘夷。幕老以其太難。拒之。遂疏慶
喜。慶喜憂苦。乃致書關白輔熙。請辭。後見職。弗允。使
之務策攘夷。是月有人刺奸小路公知於胡平門外。
公知防之。終傷面。即歸家而斃。賊棄刀及木屐而去。
刀彫鳥津氏徽章。衆因疑鳥津氏。命松平容保捕薩
摩人田中雄平。仁禮源之允等。雄平自刃而死。於是

衆益疑。雄平詔罷鳥津氏宿衛。初公知與實美等奉
勅議國事。甚務然。議多與幕旨不協。幕吏將有所訊
糾。是歲三月。奏請二人東下。時朝廷多事。實美公知
不得應。幕請。幕吏益惡二人。公知之遭害也。朝務多
般。是日入夜而退。賊謀之以要於途。公知已死。實美
益慷慨。日夜議機務。公知右中將公前子也。累進至
正四位下右少將。時年二十五。帝痛其忠臣。斃於非
命。詔贈參議左中將。六月。幕老小笠原長行率東兵
航至大阪。朝廷命容保出兵留之。容保不應命。長行
進至淀。於是詔禁其入京師。使家茂案其狀。或曰。幕

府贈償金於英人。蓋長行專謀之也。又曰長行欲張兵威以破朝議。一時喧擾。家茂乃罷長行老職。拘之大阪。黜其屬吏數人。時幕府人心不一。家茂憂之。奏請歸江戶。詔以少將正親町公董爲監軍。傳旨於山陰山陽南海鎮西諸藩曰。兵端已開。而有傍觀者。朕特憂之。苟爲皇國人民者。見難互相援。勿以受外國凌辱也。且詔讓小笠原忠幹不援馬關之難。是時幕府私訂七國盟約。乃詔曰。鎖港可限三十日。而七國不却。則擊却之。可以奏掃攘功也。家茂悚懼。然察事不終行。至是抗疏拒勅曰。天旨難輒行也。因請增禁

中。供御加公卿大夫士俸祿。以表朝廷尊奉之意。公卿益憤曰。幕府已違勅。乃欲誘朝廷掩其罪。豈不戾乎。因使容保東下責之。容保辭以職在京師守護。遂使禁裡守衛士。下總守小栗政寧齎朝書東。幕府遷延不輒答。七月遣中將東園基敬侍從四條隆訶於紀伊及播磨。巡視海岸。紀伊人危疑曰。本國爲人所監。何遑守京師。乃致書實美不待命而南。廷議責其私斷。和歌山藩主德川茂承因實美謝罪。事乃平。關白輔熙召池田慶德池田茂政蜂須賀茂韶上杉齊憲等相議曰。島津毛利諸氏能斷而幕府不斷焉。今

有議親征者處之如何慶德等對曰主上公卿未慣軍旅當觀諸藩行軍而後議之也輔熙入而以聞八月詔出會津鳥取岡山德島米澤兵於建春門外天皇與公卿觀其練鍊先是使龜井茲監進講兵馬至是獻意益銳遂決親征議十二日布令於天下曰鳳駕親率六師拜神武天皇山陵暫駐驛春日山以議軍事乃命金澤鹿兒島以下六藩貢行幸資大徵近畿北陸兵使德川慶勝率美濃尾張兵戍大阪海岸時有流言俄徒驛函嶺以征幕府也松平容保等憂之百方辯論竊謀因親王公卿止親征池田慶德亦

上疏請止親征十六日尊融親王有所奏議先是自嶋津氏罷宿衛深自韜藏至是入朝焉衆異之是夜賜書於尊融曰宜賴容保慶勝力以制事尊融對曰濟事在名而專恃力則或取汚名焉帝頗悟尊融意親兵及浪士等聞之皆謂尊融容保及二條齊敬等互通意以拒親征乃詰其策雄辨激說請副獻旨十七日尊融忠熙齊敬等入朝朝議俄變而實美以下議親征者未之知容保及所司代稻葉正邦等及夜入朝部署諸藩兵命嚴禁門守備是夜召大納言實德大納言實愛中納言光愛宰相中將公誠及慶德

茂政。茂部齊憲等尊融傳詔曰。議奏及國事局議員等。妄信毛利氏激說。矯勅旨圖不良。聖上宸怒焉。且親征。非天皇之素志也。顧激徒所慙。通諸子其體之。勿以誤機務。乃停關白輔熙以下公卿十三人入朝。十八日昧爽。詔停親征。而罷毛利氏禁門宿衛。使其兵員悉就國。毛利氏兵聞之。詣關白第分疏激切。親兵亦聚實美第。訴朝旨變換者千餘人。實美將入朝。有所奏議。馳詣宮門。則容保兵叱止之。實美怒。乃詣關白第。稟之。帝詔欲召實美。尊融容保等不可。忠烈爭之時。中納言三條西李知左少將東久世通禧。修

理權大夫壬生基修。右馬頭錦小路賴德。侍從四條隆謨。主水正澤宜嘉。亦相踵詣關白第。憤奸人乘間。當是時。親兵及毛利氏兵聚塚町門外。殆萬人。督將毛利元純。吉川經幹。益田親施等。亦將有所訴。柳原光愛。宣詔諭止之。不聽。廷議欲輒幽實美等。實美聞之。益怒。乃與李知等七人退次大佛方廣寺。毛利氏兵將擊。尊融容保等實美與元純等議曰。社蠶不可網焉。城狐不可射焉。其副勸旨宣特今日而已。是夜與毛利氏兵發京師。親兵多請從而西。實美揮而去焉。不聽。遂俱奔長門。詔召實美等不及。乃削實美李

知等七人官爵禁毛利氏兵士入京師。尋幽公卿與親征議者數人。先是備前人藤本鐵石三河人松本奎堂土佐人吉村重鄉等唱尊攘於京攝間會親征議決乃因實美望爲先鋒遂奉前侍從中山忠光爲將糾合高知鳥取島原久留米福岡熊本刈谷下館諸藩雄士百折不屈者三十餘人。八月十四日乘夜潛出京師十五日達大阪。宣言曰中山前侍從奉勅赴長門也。而大購求戎器彈藥急載之二舟俱駕發大阪舟到天保山下俄使之達堺浦時北風送帆影舳艫相啣衆相顧曰已致身命於國家豈有一人期

生還者耶。乃斷髮投之海誓海神曰願掃攘外夷併誅奸臣賣國者以報皇恩。乃北望再拜已而衆俱覩東方焉其意在征幕府以副獻吉云是夜達堺浦十六日入河內大徵兵仗糧食於是唱尊攘於京攝者稍稍來屬焉。十七日衆詣觀心寺俱拜後村上帝山陵弔楠正成首塚奠緋甲一領以誓其神靈。近傍士民聞之來集者千餘人。忠光與衆踰大藏嶺進入大和五條村襲殺幕府代官鈴木源內及其屬吏數人縱火其廳乃言討幕首途是日以櫻井寺爲營自稱曰天忠黨乃宣言曰嘉永以來天皇陛下屢下攘夷

詔然耽大平游惰之弊風。坐貪榮利者不少焉。是以
天皇宸怒。欲親征外夷。併誅滅奸吏。以一洗舊弊。乃
率六師。先幸於此地。決軍議於神武天皇陵下。事在
於近。臣等乃舉義兵。欲以迎鳳輦矣。凡爲皇國人民
者。其體認斯意。各自勵職業。可以報三千年來之皇
恩也。近傍村民聞之。納其軍須者。以夜繼日。於是數
日間。糧仗累累作堆。時平野國臣自京師來。告曰。朝
議一變。雲霧蔽天。奸賊容保等將黜三條公以下。正
義公卿。今也爲國家舉義兵。恐無益矣。速解兵。可以
期他日也。衆奮曰。噫。奸賊果爲奸乎。僕等豫知之。然

事至此。不可復已焉。乃勞國臣而遣歸。久留米。人鶴
田陶司與國臣偕去。偵京狀。廿三日。忠光結營天川
據之。遣吉村重鄉等數人往募十津川鄉兵。廿五日
十津川鄉士野崎主計。田中主馬。深瀬繁理等率銃
手九百八十人來屬焉。於是天忠黨大振。詰旦忠光
自將攻高取城。城在山頂。城兵據高所。下射火箭。天
忠黨沮靡。忠光吶喊麾之。而山路險隘。衆不能前。城
兵急擊之。遂大敗。忠光退據平阪嶺。敗兵稍稍來集。
時有告城兵來擊者。忠光謂我兵已疲。不可復戰也。
乃引兵歸天川。吉村重鄉陣御所村。聞忠光敗。率精

兵二百馳向平阪嶺。時有一軍揭白旗來逼。重鄉乃分兵扼要衝以待。及軍漸近。審視之。則非敵兵。為藤本鐵石。安積五郎。那須真吾。澁谷伊與作等。殿敗兵而退也。即相見。憾輕舉取敗。重鄉因與中垣謙太郎。小川佐吉等相議。欲乘夜縱火。高取城以雪敗軍辱。是夜糾合壯士十餘人。潛到高取偵之。城兵出守外郭。太嚴重鄉等間行至城下。會城將杉野直助者。率銃手數十人。巡邏城下。重鄉即自路傍揮鎗。鏃直助。直助蒙傷墜馬。重鄉將進。敵之怒。彈丸貫重鄉左腹。重鄉即仰倒。佐吉。謙太郎等突進擊銃手。銃手不能

支時。天正暗黑。邏兵互相擊。遂自潰走。我兵乘間。縱火城下。謙太郎。佐吉等扶重鄉而退。重鄉已蒙銃傷。就醫於五條村。於是我兵棄平阪嶺。悉歸天川。乃相謂曰。頃聞三條公以下。正義公卿。或脫走。或幽屏。朝權專落中川宮。二條公。德大寺公之手。於是奸人恣矯。叢音以停親征。然則奸人必以我為朝敵。為亂賊。必矣。當此時。以孤兵挽回國勢。抑難矣。不如退入十津川鄉。見機破紀州新宮。航走鎮西。以謀再舉也。議乃決。忠光率藤本鐵石。伴林六郎以下。壯士二十餘人。及野寄主計。田中主馬等。鄉兵四百人。入十津川。

而松本奎堂牧岡鳩平安岡谷太郎等十餘人留在
天川時安積五郎池藏太岡見富次郎澁谷伊與作
等以河內兵數百出守和田村忠光贈書五郎等退
守天川五郎不應命屢與井伊柳澤二氏兵連戰皆
克進拔橋本下市斬獲無算因報捷十津川忠光曰
我軍奮戰累克而棄之不祥也吾欲攻取五條村通
路於大阪諸子以爲如何衆皆然之再至天川營是
時和歌山氏兵陣富貴口藤堂氏兵陣五條村共刺
期逼天川忠光出陣北曾木以扼要衝使澁谷伊與
作至藤堂氏營責其矯輒慮藤堂氏將藤堂新七佯

饗伊與作來其醉使力士縛之會我先鋒陣大日川
藤堂氏兵來擊砲戰移時天忠部將安田鐵藏蒙傷
而不屈進斃數人岡見富次郎亦斃數人斃之藤堂
氏兵潰走我兵追躡斃四十餘人遂大破之是時忠
光移營銀峯山連夜焚篝火於數十所以示軍威水
郡善之助吉田重藏田中楠之助等十餘人以見兵
三百守和田村聞忠光移營致書諭其不可忠光不
聽於是善之助以下十一人留書逃去後數日皆爲
和歌山氏兵所擒已而井伊藤堂柳澤植村諸氏大
舉攻銀峯山忠光分兵邀戰部將吉村重鄉裹瘡出

戰。揮長槍斃數人。日暮兩軍交綏。是日井伊氏別軍五百餘人攻下市及椎原。守兵僅百餘人。部將橋本若狹、安岡嘉助等奮戰。嘉助長銃法。乃狙擊井伊氏部將二人。斃之。已而嘉助蒙銃傷。餘衆不能支。棄守而退。井伊氏兵追躡。縱火丹生神祠。進陣下市。若狹等深辱之。謀其恢復。是夜森下幾馬、森下儀之助、前田繁馬、田所騰次郎、島村忠五郎、荒卷半三郎、鷹田陶司、橋本若狹、楠目清馬、尾崎濤五郎、池田健三郎及十津川銃兵十四人乘暗間行至下市。井伊氏兵恃勝不備。皆解甲而眠。衆竊縱火於十餘所。大闕斫。

營井伊氏兵以爲大兵來襲。墮以身逃。幾馬以下奮戰。斬殺無算。下市前臨吉野川。後負高山大嶽。而井伊氏兵不審地理。狼狽失走路。十津川銃手就暗處狙擊斃三十餘人。井伊氏兵或投火。或溺水。其將佐亦多死之。是夜天忠黨僅以十餘人破井伊氏大兵。輒屠下市。然以兵士甚寡。終不可守。收其所獲糧仗。詰旦歸銀峰山。忠光乘勝將攻。拔五條村。進至大日川營。藤堂氏兵不戰而退。蓋是日和歌山井伊藤堂諸氏相謀。合欲大舉。自三道來攻。而以井伊氏下市敗。衆喪軍機。故不戰而退。云忠光進欲通路。大阪時。

彈藥殆盡。衆遂奉忠光歸。天川藤堂氏將贈書天川營曰。忠光以華胄勤王事。固其分也。雖然。襲殺五條代官。據山林。動干戈。以苦役人民。則不得不負賊名矣。今也以忠光所為論之。則為其朝敵明矣。速就吾軍門乞降。則吾藩主為之奏上。必有所救護焉。卿等不從吾言。暴動終不已。則吾曹大舉將勦滅之。忠光獲書大怒。使鐵石作答文。以贈藤堂氏營。曰。方今奸徒恣朝政。妄矯獻慮。黜忠義士。就吾曹形蹟論之。則似抗官軍。雖然。吾曹勤王赤心。貫天地。且萬世無所肯耻矣。如足下則形蹟似官軍。而其實矯獻慮。以阿

黨逆賊松平肥後等。况於朝廷幕府之差等君臣敬愛之理義。足下有所謬焉。請熟思之。戮力我軍。可以誅奸徒也。又曰。嚮澁谷伊與作使貴營。貴營拘留之。不知有軍門如此之禮乎。足下可親臨我營。以說明之。已而忠光留壯士三十餘人於天川。自率衆入十津川。鄉兵稍稍叛去。忠光苦之。時和歌山藤堂井伊三氏兵大舉。通天川。鐵石奎堂等三十餘人分守要衝。和歌山氏兵自富貴口進。奎堂邀戰。銃丸傷其左目。奎堂幼眇。右目。至是失兩目。不能復戰。遂退。池藏太代進。銃和歌山氏將水野多門傷之。餘衆輒潰。是

時藤堂井伊二氏兵自五條素垂二道來逼鐵石揮
長槍進斃藤堂氏兵數人遂與其部將某鎗鬪數合
鐵石槍法稍亂某獲間縱鐵石左肋鐵石乃蒙重瘡
遂死之藤堂氏兵獲鐵石首大振天忠壯士奮戰格
鬪死傷過半餘衆相顧曰敵兵將絕我後道而衆寡
固不可敵矣不如退與忠光戮力以雪死者寃也遂
火天川營衆共負擔奎堂以下傷者數人乘夜走投
忠光營忠光時在風屋村從兵多逃至是僅餘精兵
四十餘人乃欲南行破紀伊本宮取路尾鷲踰嶺涉
澗晝夜兼程至伯母谷井伊和歌山二氏兵五百餘

人築寨固守忠光欲奮戰破之自麾兵而進井伊氏
兵多死之忠光兵亦死傷略盡所餘池藏太田宗
兒鶴田陶司等十餘人力戰奮鬪忠光亦自揮雙刀
斃數人然衆寡不敵忠光乃諭從士散去自攀山徑
間行逃于河內從之者上田宗兒伊吹周吉鳥注間
半田紋吉及僕松藏萬吉而已於是奎堂重鄉等數
人病瘡瘻者皆屠腹而死餘衆悉逃去實九月二十
四日也忠光與數人逃至河內自大阪航走長門和
歌山藤堂井伊諸氏分兵捕餘黨五十餘人十月檻
送京師奏捷大和乃平先是實美等至長門欲誓掃

攘外夷。以副睿旨。是時前關白忠熙以爲謀議不臧。國體殆頽。吾在重職不能濟之。耻亦大矣。乃致書輔熙曰。嚮任重職者。以議與薩長二藩相協也。今而羅織毛利氏罪。以黨賣國賊臣。有何面目。再見慶親。久光等乎。吾請以死表微衷。輔熙獲書大驚。馳至忠熙第。固止其死。乃相顧嘆其不能爲矣。因俱泣下。已而輔熙亦欲辭關白。以表志。帝聞之。詔曰。近者激論風生。物情紛紜。事如十八日。公等務佐朕志。勿以避嫌。輔熙忠熙拜天勅之辱。在職如故。松平慶倫。池田慶德。蜂須賀茂韶。藤堂高潔。池田茂政。淺野茂勲等。奏

曰。薩長二藩首唱勤王。而遠之非計也。請寬長人罪。召慶親父子。一其敵愾。以攘外夷。時有詔曰。鎖港事太重。列藩宜待幕府指麾。而後攘外夷也。勿輕舉誤事。於是唱攘夷者不懌。曰。朝議果陷姑息。相率奔長門。時平野國臣在京師。上疏請召實美等七人。及慶親父子。俱議國事。弗省。國臣謂尊融親王。及松平容保等沮之也。乃去。至長門。猶唱親征議。以制之策。至是推澤宣嘉爲將。潛至。但馬使荒川主計等。說出石城主仙石久利。曰。嚮朝議俄變。三條公以下七人奔長門。今將與毛利氏訴冤於朝廷。澤公乃其一人也。

今已上途而道梗不通。恐生變故。再觸朝憲。故使僕等先入京師探情。願卿等速立志。可以佐正義也。久利憂之。遂執主計等。馳使京師報之。容保時宣嘉已至生野。銀山從兵不滿百。聞久利執主計等。憤怒不已。乃襲銀山代官廳。略取金穀。以充軍須。因移書近傍村落曰。幕府不奉攘夷詔。或潛獻酖毒。以圖至尊。然賴皇祖大神保護。金甌無缺。八月之變。奸賊松平肥後等。猥閉禁門。矯詔斥公卿。正議解散。親兵削弱。朝家於是天步艱難。主上在賊中。皇國人民。誰不流涕哉。凡為男兒者。實扼臂拋身之秋也。但馬國人當

南朝時。不屬逆賊足利氏。以揚皇威。正名分。乃忠孝義烈之風。其來也尚矣。是以奮起戮力。速誅奸賊。攘外夷。可以副天意也。書已流傳國中。土寇四起。欲戴宣嘉東入京師。容保急令其近傍諸藩討之。國臣意兵仗未備。進戰無利。引兵據妙見山。仙石氏兵來攻。國臣等格鬪三日。衆粗死傷。宣嘉棄營西奔。國臣已蒙銃傷。不能逃。遂為仙石氏兵所擒。餘衆逃散。但馬輒平。十一月。家茂奏增尊融親王俸二千苞。廷臣皆言。親王為幕府矯勅。旨與容保等相為奸。以故有此賄遺。遂書狀於宮壁。以辱尊融。事頗噪於內外。時有

童謠曰。禿首戴金柑。今得戴耶。不得戴耶。請試戴之。
金柑音通金冠。金冠者天子之冠也。尊融伏見邦家
親王子。初入青蓮院爲僧。是歲蓄髮。稱賀陽宮。更名
朝彥。叙二品親王。世曰之。還俗宮。故童謠及之云。慶
喜慶永。容保及。黑田慶贊。伊達宗城。稻葉正邦等。上
書奏曰。側聞宮中。朝彥親王。臣等不堪驚愕也。親
王進退。實係皇國安危。豈有聖明爲流言所動耶。然
衆口鑠金。奸兇妨正人。害骨肉者。今古同其轍。苟繫
隙一生。則不可挽回也。臣等請以死保親王。無他。莫
復煩宸衷。於是朝彥威望益熾。十二月。輔熙遂辭關

白。右大臣二條齊敬代之。陞左大臣。內大臣德大寺
公純爲右大臣。大納言近衛忠房爲內大臣。四年正
月。勸修寺濟範奉詔蓄髮。更名晃。叙二品親王。稱山
階宮。以參與朝議。濟範伏見貞敬親王子也。有故幽
於京師東寺。多涉年日。至是威望與朝彥比。會家茂
入朝議事。實美在長門。聞之。與李知等相語曰。聞將
軍率諸侯入朝。定國是。立廟謨。而未見攘夷實効。終
以失機。則不獨叡慮爲空。天下士民失方向。邦內瓦
解。陷夷虜術中。必矣。僕等每一念至此。泣血悲歎。眷
眷之情不可止。又曰。方今國家多事。當趨走闕下。鞠

躬副敵旨而進退不謹。妄踰疆以取罪戾。慚悔何已。嚮不自揣力。欲攘外夷。以報霄壤之恩。然事觸忌諱。或以為懷異志。憤恨何堪。乃齎手書。使其臣丹羽正雄。及季知臣。河村季興。入京師訴情。二月。正雄。季興。至伏見。為容保兵所執。尋被誅。其所齎書亦遂不得達。天聽。秋月種殷奏曰。往日幕府奏增朝彥親王俸二千苞。蓋酬其勞也。然名不正。理不明也。夫皇國歲入。固非幕府之有。而親王受之。幕府如幕府私皇國。而行賄者。授受兩失之也。若夫下勅幕府。以賞親王。勲勞則其名正。其理順。書入弗報。立花鑑寬上疏曰。

頃聞有虜艦寇西海。如毛利慶親父子。雖竭死力。可以禦之。一旦失守。則皇國安危係焉。臣請就國舉兵為之應援。書入亦弗報。是月詔改文久四年曰元治元年。以當革令歲也。五月家茂歸江戶。六月詔曰。將軍入覲。諸侯會同。國論已定。乃如我內外措置。舉委之幕府。大小諸侯其體之。一條實良奏曰。陛下親禱攘夷於伊勢及賀茂男山諸廟。臣固信國論一定。確乎不搖。然而依頃日所賜將軍之詔。則已變攘夷為鎖港。夫鎖之與攘。如有逕庭者。然公卿諸侯。西馳東驚。鞅掌王事者。殆十年。皆在期。攘夷耳。而廟算不出。

於此。今僅議鎖橫濱一港。臣不審其謂也。嚮將軍與一橋慶喜業已奉攘夷詔。而未見其實。將軍知事不行。則當論之。其初也。而入則奉詔。出則忌戰。何也。臣以為大臣大將之出。夙班國事參政。而才淺識暗。未知幕意所在。罪亦大矣。請謹致職。大原重德亦奏曰。所以再召將軍者。在定國是。策攘夷。使四方嚮風也。而天下洶洶。疑敵志變換。嚮有勅。可以實心行實事。又曰。不待數年。而可奏實功。將軍乃云。必充實武備。可以奏實功。然則非敵志中變也。蓋鎖港與攘夷。名異實同。鎖之不服。必至交戰。若夫償金約鎖。則神州

瑕瑾。天下失望。臣決知其無之。而將軍有言。夷情難測。如我環海與諸藩戮力。勉勵以充實武備。然則非內策攘夷。外議鎖港耶。將軍一歲再朝。會同諸侯議鎖攘。其意在保國家。慰宸慮耳。果如臣所忖度。則攘之與鎖。非二其意也。是故不稱鎖港。而稱攘夷。布告中外。以示必戰。則天下有志之徒。必請之先鋒。又奏曰。一橋中納言。既充攝海防禦之任。而未聞有折衝策請。更命嚴之守備。以定我民志。折彼凶威。帝聞之。將有大所議。會毛利氏將福原元佃。率兵至。伏見分疏藩情。朝野騷然。時容保兵捕浪士古高俊太郎。獲

誣朝彥謀反書且激徒同盟欲縱火京師討朝彥事
皆達天聽京師益戒嚴七月長門人致書所司代松
平定敬條舉容保等罪請黜之以清君側定敬危懼
與容保等入禁中備變毛利氏將國司親相益田親
施率兵入京師攻破禁門將除容保等容保豫知之
麾諸藩兵擊却之帝下勅家茂曰毛利慶親使其臣
福原元佃託言分疏肯謀不逞其陰謀著於慶親父
子所授親施等軍令狀汝其追討之家茂奉勅日策
西征於是鎖攘之議稍弛米英佛諸國使節衆隙要
請開港太急已而慶應元年九月家茂奏請開港勅

許詔問諸藩意見諸藩或有以開港爲可者茂久久
光等執其不可乃使人奏曰請依前勅掃攘外夷帝
憂苦不已十月慶喜容保定敬長行連署奏請開港
勅裁益切初自嘉永中幕府私締條約物情紛紜至
是朝議遂變詔使大納言飛鳥井雅典中納言野宮
定功賜勅於家茂許其締條約命釐革舊約而不許
特開兵庫港以其近京畿也家茂已得開港勅裁二
年二月奏增開白齊敬俸七百五十苞以酬其勞帝
憶毛利氏勤勞欲緩其罪西南諸侯亦多上疏請以
寬典處之家茂不肯六月幕軍討長防二國敗績七

月家茂薨於大阪。因班西征師。詔以慶喜受家茂後。實愛重德等二十餘人。上疏沮之。且請黜朝彥親王。及齊敬容保等。朝彥聞之。與齊敬等議。十月幽實愛以下。是親王亦引罪屏居。而廷議縱橫變遷。一無規約。帝深憂之。且以素志多違。怏怏不樂。十二月二十五日。患痘。俄崩。壽三十七。帝為人長大魁武。而天資聰明英毅。頗辨大體。自外國事起。以來。以皇國危薄。為憂。其所以為社稷規畫者。至深遠焉。天下悼其祚不長。三年正月。儲宮睦仁親王踐祚。時年十六。是月葬先帝於東山。後月輪陵。奉謚曰孝明天皇。以國喪

解親王公卿十餘人。幽屏。皆嘗受嫌疑而被黜者。先是。九條尚忠與井伊直弼。安藤信正等。通意謀朝旨。變換先帝宸怒。褫官爵。錮之。尚忠乃削髮稱圓真。屏居者六年。至是減罪一等。左大臣二條齊敬為關白。如故。十二月。詔許毛利氏及實美。季知通禧。隆訶。基修。宣嘉。入京師。是時不知宣嘉所在。後奉詔入京師。又詔解。具視有文。敬直等數人。幽屏。實美以下皆復其旧官。而廢幕府諸職。及關白傳奏議奏等職。更置總裁。議定參與三職。大釐革天下之政。

續日本外史卷之八終

終

續日本外史卷之八終 終

